

◆ 往事故人

岁月的脊梁

葛丽丽

父亲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苦难像浓雾般笼罩着他的童年——三岁丧母；六岁时，后娘双目失明；十二岁，爷爷去世。从此，他不得不独自带着瞎眼的晚娘，在风雨中艰难求生。

他坐在煤油灯下反复拨弄算盘，噼啪声中学会了精打细算，当上了大队会计；生产队缺老师时，他白天干活，晚上苦读，转身就站上讲台，为孩子传授知识；赤脚医生要离开，他背着药箱跟着老医生翻山越岭，从最基础的医书看起，记下每一味草药的模样。当行医需要考证时，已不再年轻的他，和一群年轻人同台竞争，竟一举拿下全乡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做乡村医生的日子异常辛苦。多少次大年三十，热气腾腾的饭菜刚摆上饭桌，父亲就被急促的敲门声唤走。那时没有交通工具，无论山路多崎岖，夜色多深沉，他只能靠双脚一步一步丈量。但乡亲们对他的敬重，都藏在他口袋里揣着的鸡蛋、瓜子和糖果里。这些带着体温的小零食，每次出诊归来时，变戏法一般，他一样一样庄重地拿出来，这不仅是父亲对我们的爱，更是乡亲们对他医术医德的认可。

日子慢慢向前，我们兄妹三人在学习上都展现出不错的天赋，成

绩在班上名列前茅。然而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同时供养三个孩子读书，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，实在是难以承受的重负。尽管姐姐同样聪慧过人，学习成绩优异，可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，姐姐在四年级那年，毅然选择辍学回家，帮着母亲操持家务。姐姐的这个决定，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地刺痛着父亲的心，他愧疚于无法给所有孩子同等的读书机会，这份愧疚，成了父亲心中长久的遗憾。

好在我和哥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一路刻苦学习，最终都考上了大学。看到我们有了出息，父亲满是欣慰，可每当提起姐姐，他的眼神里总是闪过一丝自责。后来，姐姐夫妻二人外出打工，母亲身体欠佳，父亲毅然揽下了照顾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。

父亲对母亲的爱，同样令人动容。母亲身体不好，为了减轻病痛，每天晚上都要烧水泡脚。无论白天出诊多忙、劳作多累，父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帮母亲泡脚，细心地调试水温，轻轻按摩母亲的双脚。母亲睡觉容易出汗，只要遇上晴天，父亲就会把被褥拿到院子里晾晒，让阳光的味道充满整个房间。几十年如一日，父亲用这些细微又温暖的举动，诠释着



青山如画 汤青 摄

对母亲的深情。

父亲从未离开过那个小山村，他活成了小山村岁月的脊梁。我在济南工作生活多年，曾无数次在电话里描述高楼大厦的灯火、大明湖的波光，他总笑着说：“等以后再回去。”我盼着他来看看我生活与奋斗的城市，带他去尝把子肉，逛趵突泉，可直到最后，他也没看到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。每当想到这个遗憾，泪水就不受控制地涌出，这成了我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痛。

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纷纷赶来探望。堂屋的八仙桌上堆满土鸡蛋和蓝白相间的奶粉袋，空气中飘着南瓜香，此起彼伏的问候声让小屋格外热闹。有人红着眼眶握着父亲的手，念叨着当年父亲深夜冒雨出诊的恩

情，这份情谊，让病榻上的父亲几度湿润了眼眶。

父亲离世后，送别的人从清晨排到日暮，平日里熟悉的、不熟悉的面孔都来了。山路两旁站满了人，他们红着眼眶，握着我们的手，哽咽着说起父亲曾经的帮助：“要不是你爸，我这老寒腿早废了。”“当年孩子发高烧，多亏你爸连夜送药。”……这场葬礼，成了十里八乡最隆重的送别仪式，父亲用一生积攒的善意与温暖，换来了众人发自内心的感恩，无数人自发前来，只为送他最后一程。

今天是父亲的“七七”，若生与死之间的距离，可以用时间来计算，我不知道父亲在这四十九天里，独自走到了哪里？忘川河畔的风，是否让父亲想起了家门口的小河？

◆ 家园小景

雪湖贡藕的情感密码

程文文

8岁那年的春天，我第一次跟随母亲进潜山县城。母亲牵着我的手，沿着柏油路翻过彭岭。那时的彭岭，是段高耸的岭，走到岭上，我气喘吁吁，停下来歇了好一会，才又鼓起勇气往岭下走去。再走五六里路，终于抵达了县城。

县城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。街道上行人如织，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，母亲给我买了一双皮鞋，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双皮鞋，油光锃亮。当我穿上它的那一刻，仿佛自己瞬间从一个质朴的农村娃，摇身一变成了城里姑娘。

买完东西，母亲带我去了天宁寨。这里绿树成荫，桃花盛开，母亲还买了两节雪湖藕。雪湖贡藕背后有着动人的历史传说，相传朱元璋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时路过潜山，品尝了雪湖藕，因甜脆清新，不禁连声称好，称帝后便命人送藕进京为贡，雪湖贡藕因此得名。还有传说乾隆皇帝游皖山（天柱山）时，吃此藕发现它有“九孔十三丝”，一时赞不绝口。这些故事，如同古老的歌谣，为雪湖贡藕增添了一抹

神秘的色彩。

回到家后，母亲便在柴火锅旁忙碌起来，准备烹制这珍贵的雪湖贡藕。她切藕的时候，顺手送了一片到我嘴里，那清甜的滋味瞬间在口腔中散开，让我至今难忘。母亲还切了一点红辣椒一起炒，出锅时，红白相间，色泽诱人。那顿饭，我吃了两碗，雪湖贡藕的美味从此印在了我的味蕾上，成了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我二十来岁的时候，QQ将天南海北的人紧密相连接起来，在这个虚拟却又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里，我结识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画家，他叫方。方是一个热爱生活、充满艺术气息的人，他的言语间总是流淌着对事物独特的见解和对生活炽热的热爱。我们在交流中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向他介绍了家乡的雪湖贡藕，没想到他尤其爱吃藕，对我描述的雪湖贡藕更是充满了好奇与向往。于是，在一个清明假期的时候，他带着三个朋友

来到了潜山。那时的潜山，还未成为热门的旅游城市，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品尝雪湖贡藕。

他们四个朋友AA制，吃饭住宿都不用我操心。在饭桌上，我们点了两个带藕的菜，一个是雪湖贡藕炖排骨，排骨的醇厚与藕的清甜相互交融，汤汁浓郁，藕块粉糯；另一个是炒藕丝，爽脆可口，方和朋友们吃得赞不绝口，那一刻，我心中满是对家乡美食被认可的自豪。

吃过饭后，方约我出去走走。与此同时，方的一个朋友也向我发出了邀请。我婉拒了方的朋友，陪着方漫步在雪湖、学湖和南湖之间。夜晚的湖畔，微风轻拂，湖水泛起层层涟漪，月光洒在湖面上，我们沿着湖边走着，谈天说地，分享着彼此的梦想与心事。走着走着，方突然停下脚步，轻轻地吻了我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遥远，只有彼此的心跳清晰可闻。

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。他们回天津后，听方的另一个朋友说，被我拒绝的那位朋友回去后跟方闹了意见，再加上距离和现实的种种因素，让我和方最终未能走到一起。雪湖贡藕，从此成了我心中的伤心之藕。此后的二十年，我都不曾碰它、吃它，甚至连看见荷花，也会暗自伤神，而雪湖更是再未去过。

岁月悠悠，2020年，天宁寨、

雪湖、学湖、南湖联袂组建雪湖公园，2022年全部竣工。听闻雪湖公园建设得十分美丽，友人也多次相约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再次来到了这里。

建成的雪湖公园，有清澈的湖水，湖面上倒映着蓝天白云；有葱郁的岛屿，岛上绿树成荫，飞鸟栖息；还有各式各样的桥，或古朴典雅，或现代简约，横跨在湖面之上，连接着不同的景致，仿佛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时光纽带。文峰塔与舒台阁相互守望，共同见证雪湖公园的四季更迭、朝晖夕阴。

看着眼前的美景，曾经的回忆如潮水涌来，但此时，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忧伤。我来到附近一家饭店，点了一份雪湖贡藕。当那的熟悉味道再次在舌尖散开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些曾经让我刻骨铭心的人和事，原来早已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放下，唯有湖藕的香脆，仍一如当年。

